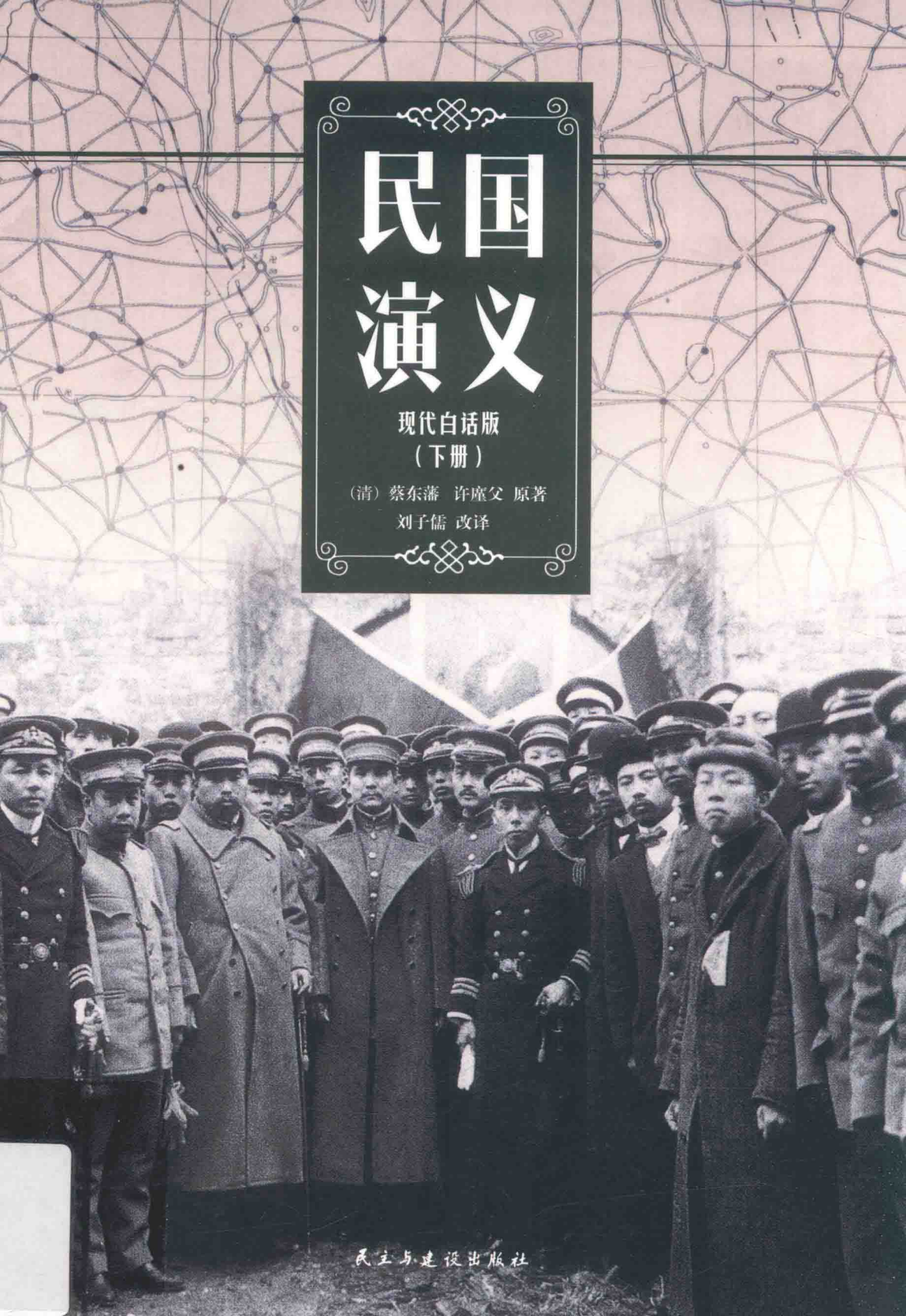




民国 演义

现代白话版
(下册)

(清) 蔡东藩 许庶父 原著
刘子儒 改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民国 演义

现代白话版
(下册)

(清) 蔡东藩 许廑父 原著
刘子儒 改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演义 / 蔡东藩, 许廑父原著; 刘子儒改译.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139-1104-7

I. ①民… II. ①蔡… ②许… ③刘… III. ①章回小
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3032 号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

民国演义

MINGUO YANYI

出版人 许久文

著者 蔡东藩 许廑父

译者 刘子儒

策划编辑 韩增标 郎培培

责任编辑 王越

封面设计 申海峰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10) 59417747 59419778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融科望京中心 B 座 601 室

邮编 100102

印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48

字数 1075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139-1104-7

定价 78.00 元 (上下两册)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目录



第八十一章	跟德国绝交.....	三五七
第八十二章	众议院的骚乱.....	三六一
第八十三章	国会的撤销.....	三六四
第八十四章	张勋的复辟.....	三六八
第八十五章	黎总统的逃亡.....	三七三
第八十六章	讨逆军和张勋的较量.....	三七六
第八十七章	张勋的溃败.....	三七九
第八十八章	对德宣战.....	三八四
第八十九章	借债平定南方的决策.....	三八七
第九十章	段祺瑞卸职.....	三九一
第九十一章	冯总统秘密离京.....	三九四
第九十二章	徐树铮的阴谋.....	三九九
第九十三章	北军的连胜.....	四〇三
第九十四章	龙济光的窘境.....	四〇七
第九十五章	俄国的局势.....	四一〇
第九十六章	无休止的借日债.....	四一四
第九十七章	徐树铮诱杀陆建章.....	四一七
第九十八章	冯国璋下台，徐世昌继任.....	四二一

第九十九章	徐世昌的劝告	四二四
第一百章	协约国的胜利	四二八
第一百零一章	巴黎和会	四三二
第一百零二章	李纯推行和平政策	四三七
第一百零三章	胶澳之争	四四二
第一百零四章	中外学生的抗争	四四七
第一百零五章	五四运动	四五二
第一百零六章	学生救援	四五七
第一百零七章	南北会议中止	四六二
第一百零八章	各地罢市	四六七
第一百零九章	拒签对德和约	四七二
第一百一十章	自治外蒙的回归	四七七
第一百一十一章	靳云鹏出任总理	四八一
第一百一十二章	呼伦贝尔回归	四八五
第一百一十三章	中日交涉	四八九
第一百一十四章	南方政府分裂	四九三
第一百一十五章	湖南战争爆发	四九八
第一百一十六章	李纯让步	五〇三
第一百一十七章	直皖开战	五〇八
第一百一十八章	段派战败	五一二
第一百一十九章	日使馆收留战犯	五一七
第一百二十章	李纯之死	五二二
第一百二十一章	自杀还是他杀	五二八
第一百二十二章	谁来当广州督军	五三四
第一百二十三章	陈炯明忘恩负义	五四〇
第一百二十四章	督军自杀	五四六
第一百二十五章	援助湖北	五五一
第一百二十六章	陆曹争艳	五五八
第一百二十七章	大员吃醋，小吏出头	五六三

第一百二十八章	厨子也能当县官.....	五六九
第一百二十九章	内阁之争.....	五七四
第一百三十章	兄弟翻脸.....	五八〇
第一百三十一章	直奉开战.....	五八四
第一百三十二章	总统为难.....	五八八
第一百三十三章	战祸平息，政潮又起.....	五九二
第一百三十四章	徐世昌被逼下台.....	五九七
第一百三十五章	黎元洪复职.....	六〇一
第一百三十六章	陈炯明叛变.....	六〇六
第一百三十七章	三军舰背义离黄浦.....	六一一
第一百三十八章	孙中山离开广东.....	六一六
第一百三十九章	四川又出事了.....	六二一
第一百四十章	许崇智苦战福建.....	六二六
第一百四十一章	孙中山回广东.....	六三一
第一百四十二章	厦门被困.....	六三五
第一百四十三章	范小泉建功.....	六四一
第一百四十四章	浦车遭劫.....	六四八
第一百四十五章	官匪议和.....	六五四
第一百四十六章	熊攻大足.....	六五九
第一百四十七章	杨春芳身陷泸州.....	六六五
第一百四十八章	朱耀华偷袭长沙.....	六六九
第一百四十九章	衡山失守.....	六七五
第一百五十章	改组国民党.....	六八一
第一百五十一章	车站劫印.....	六八七
第一百五十二章	总理争夺战.....	六九二
第一百五十三章	孙美瑶、老洋人被杀.....	六九七
第一百五十四章	巧言挽回将心.....	七〇二
第一百五十五章	刘湘告捷.....	七〇九
第一百五十六章	厦门失守.....	七一六

第一百五十七章	夏超受贿.....	七二二
第一百五十八章	卢督下台.....	七二九
第一百五十九章	孙中山宣布北伐.....	七三五
第一百六十章	恢复捐官法.....	七四二



第八十一章

跟德国绝交

国务总理段祺瑞主张和德国绝交，黎总统不肯答应，他生气地回到天津，派人递交辞职书。黎总统很着急，连忙派人前去挽留。就在这个时候，教育部长兼署内务部长范源濂居然也递上辞职书，显然他是段祺瑞这一派的。

黎元洪心急如焚，邀请副总统冯国璋来商议挽留的办法。冯国璋说：“总统要是真的想挽留段总理，必须和德国绝交，否则国璋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就在黎总统犹豫不决的时候，派遣的委员回来复命，说段总理已经决定回天津，不想再当总理了。黎总统问冯国璋该怎么办，冯国璋笑着说：“你只要和德国绝交，我保证他明天就回来了。”黎总统还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冯国璋说：“国璋愿意明天去趟天津，劝他回来，但是请总统一定要下定决心，跟德国断绝关系。”黎元洪不说话，冯国璋继续说：“依我看，和德国断绝关系，非但没有坏处，还有很大的好处。”黎总统不解，问其中理由。冯国璋说：“德国已经成了世界的公敌，就连他的同盟国奥匈帝国也加入了协约国，对德国宣战。古话说得好：‘寡不敌众’。看来德国是不能长久的，我们跟他绝交，肯定有好处。从利益上看，协约国还允许我们改各种条约，这不是对我们有利是什么？”黎总统说：“改约的事靠得住吗？”冯国璋说：“等段总理回来，再让他去跟协约各国的政府商讨，如果他们承认改约，我们就和德国绝交。”黎总统说：“既然是这样，那就麻烦老弟一趟了。”冯国璋离开后，坐专车去了天津。

到了晚上，两个人果然一起回来了，黎总统亲自迎接，两人互相寒暄了几句，立即发电驻各国大使，叫他们向各国问个明白，不久之后得到各位使者回复：“各国的政府大致同意，如果我国真的和德国断绝关系，将来各种条约可以修改。”于是黎、段才一致决定和德国绝交，冯国璋当天回到了南京。

然而当时有很多人仍然有异议，国会议员马君武通电各省反对，外省如张勋、倪嗣冲、王占元等督军也电请政府保持中立，还有孙中山、唐绍仪、康有为、姚文栋、温宗尧等陆陆续续致电政府、国会，认为不应该和德绝交。其他像奉天、上海、天津、山东、广东等商会以及各种商学团体，都要求中立，但是段总理不为所动，一心一意非要断绝关系不可。他三月九号在迎宾馆宴请议员，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议员大部分都是聪明人，暗地里也就没再反对了。

第二天上午，参众两院召开秘密会议。段总理、财政部长陈锦涛、教育部长范源濂、司

法部长谷钟秀、外交部参事伍朝枢先到众议院，报告这次外交事件的经过，并提出跟德国绝交，请议员投票。议员经过讨论后投票表决，有三百三十一张同意票，八十七张反对票，此事在众议院通过。段总理又到参议院登堂报告，投票结果是一百五十票同意，三十五票反对，也是大多数同意。至此，绝德草案已经确定。大家正在草定文件准备提交德国使者时，德使辛慈派人送照会说：

本公使于本日即三月十日午后七时，接奉帝国政府训令，着以下列复文，传达中华民国政府。文曰：中华民国抗议德国新近宣告之封锁政策，而附以威吓，帝国政府，曷胜骇异。盖其他各国，仅仅提出抗议，中德邦交，素号亲睦，且中国于封锁区域以内，并无航业利益，则德之政策，于中国毫无影响，乃今于抗议之外，独附威吓之辞，以增抗议之力量，是尤不能不令人惊诧也。民国政府之抗议书中，谓：“华人因战事而丧失生命者，已属不少”云云，然须知民国政府，绝未尝以关于此种损失之事实及中诉通知帝国政府，而就帝国政府所得报告，则知华人之丧失生命者，仅受人雇用，于前敌开掘战壕，及充当其他军役之辈，盖若辈已不啻为战斗员，因以冒此危险也。帝国政府尝一再抗议运送华工赴欧，充当军役，是德国即在此次战事中，亦未尝不示中国以友谊，而帝国政府，即因顾全此友谊故，以此种威吓为非出自正轨，因望民国政府，改正其见解。帝国政府，愿于中国之航业利益，力加注意。以此之故，德国今虽不能于敌人宣告封锁之后，取消其政策，而禁制实行无限制之潜艇战争，然已准备磋商民国政府关于保护华人生命财产之特别愿望。帝国政府以如此对待友邦者，盖谨依其平日见解，以如中国若与德断绝友谊，则将失却一真挚之友，而陷于纠结不解之局也。

外交部将照会递交给段祺瑞，段祺瑞认为，虽然德国方面有保护我国航运业的意愿，但是仍然不肯取消封锁政策，看来我国提出的抗议还是没有作用，只能和他绝交。黎总统已经将这件事交给段祺瑞办，自然不方便再阻止。段祺瑞命令外交部拟定照会，请黎总统盖章后，送往德国大使馆，并将他们一起送出境。照会上大致写着：

关于德国施行潜水艇新计划一事，本国政府，本注重世界和平，及尊重国际公法之宗旨，曾于二月九日，照达贵公使提出抗议，并经声明，万一出于中国愿望之外，抗议无效，迫于不得已，将与贵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等语在案。乃自一月以来，贵国潜艇行动，置中国政府之抗议于不顾，且因而致多丧中国人民之生命。至三月十日，始准贵公使照复，虽据称贵政府仍愿议商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办法，惟既声明碍难取消封锁战略，即与本国政府抗议之宗旨不符，本国政府视为抗议无效，深为可惜。兹不得已，与贵国政府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因此备具贵公使并贵馆官员暨各眷属离去中国领土所需之护照一件，照送贵公使，请烦查收为荷。至贵国驻中国各领事，已由本部令知各交涉员一律发给出境护照矣。须至照会者。

公文送过去后，政府再致电驻德大使颜惠庆，要求他向德国索要护照，并立即回国。黎总统当天向全国宣布：

此次欧战发生，我国严守中立，不意接本年二月二日德国政府照会，德国新定之封锁计划，使中立国商船，从是日起，在限定禁线内行驶，诸多危险等语。当以德国前此所行攻击

商船之方法，损害我国人民生命财产，已属不少，今兹潜艇作战之计划，危害必更剧烈。我国因尊崇公法，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起见，遂向德国提出严重抗议，并声明如德国不撤销其政策，我国迫不得已，将与德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在我国深望德国或不至坚持其政策，仍保持向来之睦谊，不幸抗议已逾一月，德国之潜艇攻击政策，并未撤销，各国商船，多被击沉，我国人民因此致死者，已有数起，昨十一日据德国正式答复，碍难取消其封锁战略，实出我国愿望之外。兹为尊崇公法保护人民财产计，自今日始，与德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特此布告。

布告已经公布，德国大使辛慈便卸旗回国了，各地的领事也都陆续出境。天津、汉口所有德国租界随后都被官方收回，津浦北段铁路管理权以及上海、汉口、广州等地的德国商船先后被中国官方收回，在路矿工作的德国工程师也被解聘，只有普通的德国侨民可以暂时停留，德国银行也可以暂时营业。

上海法租界中，有一所德国人办的同济医工大学，教育部想收回自己开办，谁知道被法国人捷足先登，由法国工部局勒令解散，把德国人驱逐出境了。租界的规矩是租界权虽然是外国人的，但是土地权还是我们的，所以德国学校应该归我国处理。外交部根据租界法向法国大使发出抗议，法国使者不但不肯同意，还霸气十足。政府没有办法，只好派教育部专员到上海，和该校董事协商后，决定将该校迁到吴淞公学的旧址，由教育部指派校长，让德国老师继续教学，照常上课。

随后财政部也发出通告，停付欠德国的贷款，将款项暂时存在中国银行，等欧洲战争结束以后再做定夺。偏偏英国和法国出来反对，主张钱应该存在外国银行，为此又惹出好多争论。这时驻北京荷兰大使发来文书，说受了德国使者的委托，所有在中国的利益都归他代管。虽然中德已经绝交，但并不是宣战，所以不能适用对敌法例而将德国的所有利益没收。

段总理看后非常受刺激，懊恼得很，索性想到提出宣战，加入英法各国协约团来对抗德国。一来可以满足协约国的愿望，二来可以不受荷兰的牵制。但是黎总统认为，和德国绝交就已经很过分了，再宣战就太说不过去了。政府意见不统一，又免不了发生冲突。

就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四川忽然发来警报，称四川和云南发生叛乱。于是黎总统命令四川督军罗佩金和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一起前往北京。之所以会发生叛乱，还得从蔡锷去世说起。原来，罗佩金的威望比不上蔡锷，他以前的云南军驻扎在四川境内，一直和川军有矛盾。政府以为四川战乱已经平定，所以命令罗佩金裁军。罗佩金将四川和云南的士兵分队后，根据情况裁减。云南师长刘存厚、周道刚、钟体道、陈泽需、熊克武不服气，想要把罗佩金赶出四川。

后来，刘存厚竟然带兵进成都，说要和罗督军评理，觉得裁减得不公平。罗佩金也不退让，派人阻止刘军进城。刘军哪里肯罢休，硬是闯了进去，罗佩金竟然在督军署里开炮轰击刘军，刘军不甘示弱，开枪还击。可怜成都的居民，突然听到各种枪炮声，都吓得魂飞魄散，很多城里的房屋都被炸毁，很多人都被乱枪打死或被大炮炸死，一时间惨叫声不绝于耳。

后来伤民推选出代表，呼吁两军停止战斗，好不容易停了一两天。随后罗、刘都致电

中央指责对方。黎总统不想把事情闹大，所以任命罗佩金为超威将军、刘存厚为崇威将军，叫他们立即前往京城，并派省长戴戡暂时兼任四川督军，刘云峰暂时代理陆军第二师长，又派王人文为四川查办使，张习为查办副使，去四川查办。

王人文、张习还没有到四川，罗佩金就已经遵守命令，将印信交给了戴戡。戴戡立马上任，写信给刘存厚请他退兵出城，可刘存厚根本不理睬，并仗着兵强马壮继续盘踞着成都。戴戡没办法，只好致电政府，告诉政府实情。黎政府接到电文后，才知道刘存厚拥兵自重，不服命令，于是采取强硬态度，下令将他就地免职，以示惩戒，刘存厚这才退兵城外。

第八十二章

众议院的骚乱

国务总理段祺瑞不问内阁事务，一心一意应付外交，一定要向德国宣战。为此他致电各省的督军、各特别地区都统来北京商议，打算解决宣战问题。山西督军阎锡山、河南督军赵倜、山东督军张怀芝、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福建督军李厚基、吉林督军孟恩远、直隶督军曹錕、安徽省长倪嗣冲、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蒋雁行、晋北镇守使孔庚纷纷赶来。此外其他省份也派代表到会。

四月二十五号，国务院召开军事会议。段祺瑞极力主张对德宣战，希望各位长官表态。各位督军和都统都是带兵打仗的武夫，又是段祺瑞手下，段总理说要和德国绝交，大家哪敢有意见？现在段总理要对德国宣战，更是没人出来反对。吉林督军孟恩远首先站起来表示赞成，随后大家都齐声附和，全部同意。段祺瑞看到全体支持，自然很欣慰。

散会后，段祺瑞立即告知黎总统，黎总统却非常不高兴，但是又不方便当面驳斥，只好淡淡地说：“宣不宣战，还是要经过国会决定的，要是光凭军人们的主张，那还要国会干什么？”段祺瑞说：“这当然要提交国会审查，希望总统拟定咨文。”黎总统请总理代理拟写，段总理答应后直接去了国务院，命令秘书长拟写咨文，送总统府盖章。黎总统看了一眼，里面写着“本大总统为促进和平，维持国际公法，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认为与德国宣战很有必要”等话，不自觉地讥笑道：“什么叫作‘有必要’？国内的事情还没有搞定，又要跟外国人胡闹！”说到这里，他生气地盖上印章，让秘书送到众议院去了。

众议院接到咨文，议论纷纷，有一大半不主张宣战。于是议长宣布两天后开全院委员会，审查宣战是否可行。谁知道事情传了出去，顿时请愿书铺天盖地地递到了众议院，有的署名陆海军人，有的署名公民请愿团，还有的署名政学商界请愿团体等各种中国团体。五月十号，众议院开庭审查。议员们刚到齐，门外突然聚集数千人，手上拿着小旗子，写着各种请愿团体的意见。每个团体有十几个代表，手里拿着传单，跑到院里见了议员就分发传单。议员们看他们无理取闹，不愿接受，谁知道他们竟然出手打人，一时间众议院陷入了混乱。

最后还是议长汤化龙有点胆量，大声喊道：“你们都是爱国的有志之士，既然是请愿，就应该坐下来一起研究，何必要动手呢？况且我们也是为了宣战一事召开会议，也并没有反对或者倡议，怎么就得罪了各位呢？”话还没说完，就听到一片喊声：“把宣战案通过，我们自然就罢休！”汤化龙大声说：“你们是来请愿的，又不是来决斗的，何必要兴师动众呢？”汤化龙说的话倒也实在，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后来，汤化龙选出来六个人作为代表进行谈判。只听其中一个人说：“议长今天要开会审查宣战案件，现在的形势是不得不战，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审查。如果通过了，我们也就不说什么，万一没有通过，恐怕就不好办了。”又有两个人接着说：“如果议案没有通过，请议长声明，不许议员离开。”这种要挟也只有以前的袁世凯做得出来。汤化龙觉得有点好笑，说：“我可没有这种权利，既然几位来了，那就入座旁听，不要着急，我们会解决好的。”这六个人见他这么说，只好退下到旁听席坐下。

汤化龙看到场面稍微平缓，立即偷偷地打电话给国务院，希望能派兵镇压。两个小时之后，内务部长范源濂乘车赶到。过了一会儿，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巡警总监吴炳湘率领数百名警察，荷枪实弹来到议院。

当时天已经黑了，院门口的请愿团体还在那儿吵吵闹闹，不肯离开。段祺瑞看不下去，就命令吴炳湘好话劝他们离开，但是没有作用。于是吴炳湘仗着人马的威风，强行把他们遣散了。那六位代表见情况不妙，坐立不安起来，最后趁人不备偷偷溜走了。等到院里面安静后，已经是凌晨两三点了。有几位议员受伤，先回去了。一个日本新闻记者被请愿团体误打了，由警察总监吴炳湘派人送走了，这场闹剧才算结束。第二天，黎总统下令：

据内务部呈称：“本月十日，众议院开全院委员会，有多数请愿团，麇集院门，发布印刷品，致有议员被殴情事。当即严令警察厅驰往解散，并将滋事之人查究”等语。着司法部交该管法庭从速检察，依法究办，并责成内务部随时饬警，妥为保护，毋得稍涉疏懈！此令。

司法部长张耀曾接到命令后，看到这是件棘手的事，怕得罪人，竟然写信辞职。还有外交部长伍廷芳、农商部长谷钟秀、海军部长程璧光都写出辞职信，陆陆续续提交到总统府。这几位部长是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和段祺瑞的关系本来就不好，段祺瑞当初想化解党派之间的矛盾，特地邀请几个其他党派的人物入选内阁，黎总统也是国民党的，跟他们志同道合，当然意见一致。众议院的议员一半加入了国民党，这些人也不愿意和德国宣战，所以都反对段祺瑞。这次请愿派团体威胁议院，分明也是受主战派的指使，叫没有枪杆子的司法部怎么办？所以三位部长才一起辞职。偏偏黎总统不答应，只是一天天拖着。那些辞职的部长也不去国务院，正好逍遥快活几天。

段总理自己非常自信，一定要达到宣战的目的，今天去催众议院开会，明天催众议院表决，众议院却一直没动静。过了七八天，议员褚辅成提议：“国务委员大部分已经辞职，我们还是等内阁重组再讨论这件议案吧。”当下表决通过，告知国务院。段总理望眼欲穿，恨不得马上宣战，偏偏被国会牵制，不能由他做主，非常郁闷生气，于是他和督军们商量着改变现状。经过商议，他们决定不从宣战上着手，而是着手修改宪法。随后他们拟写了一篇改制宪法的呈文，由吉林督军孟恩远领衔，交给总统府，上面说：

窃维国家赖法律以生存，法律以宪法为根本，故宪法良否，实即国家存亡之枢。恩远等到京以来，转瞬月余，目睹政象之危，匪言可喻，然犹无难变计图善。惟日前宪法会议二读会通过之宪法数条，内有众议院有不信任国务员之决议时，大总统可免国务员之职或解散众议院，惟解散时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又大总统任免国务总理，不必经国务员之副署；又两院

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等语，实属震惊异常。

查责任内阁之制，内阁对于国会负责，若政策不得国会同意，或国会提案弹劾，则或令内阁去职，或解散国会，诘之国民，本为相对之权责，乃得持平之维系。今竟限于有不信任之决议时，始可解散。夫政策不同意，尚有政策可凭，提案弹劾，尚须罪状可指，所谓不信任云者，本属空洞无当，在宪政各国，虽有其例，究无明文。内阁相对之权，应为无限制之解散，今更限以参议院之同意，我国参众两院，性质本无区别，回护自在意中，欲以参议院之同意，解散众议院，宁有能行之一日？是既陷内阁于时时颠危之地，更侵国民裁制之权，宪政精神，渐灭已尽。且内阁对于国会负责，故所有国家法令，虽以大总统名义颁行，而无一不由阁员副署，所以举责任之实际者在此，所以坚阁员之保障者亦在此。任免总理，为国家何等大事，乃云不必经国务员副署，是任命总理时，虽先有两院之同意为限制，而罢免时则毫无牵碍，一惟大总统个人意旨，便可去总理如逐厮役。

试问为总理者，何以尽其忠国之谋，为民宣力乎？且以两院郑重之同意，不惜牺牲于命令之下，将处法律于何等，又将自处于何等乎？至议决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一层，议会专制口吻，尤属显彰悖逆，肆无忌惮。夫议员议事之权，本法律所赋予，果令议决之案，与法律有同等效力，则议员之于法律，无不可起灭自由，与“朕开口即为法律”之口吻，更何以异？

国家所有行政司法之权，将同归消灭，而一切官吏之去留，又不容不仰议员之鼻息，如此而欲求国家治理，能乎不能？况宪法会议近日开会情形，尤属鬼域，每一条文出，既恒阻止讨论，群以即付表决相哗请，又每不循四分之三表决定例，而辄以反证表决为能事。以神圣之会议，与儿戏相终始，将来宣布后谓能有效，直欺天耳。

此等宪法，破坏责任内阁精神，扫地无余，势非举内外行政各官吏，尽数变为议员仆隶，事事听彼操纵，以畅遂其暴民专制之私欲不止。我国本以专制弊政，秕害百端，故人民将士，不惜抛头颅，捐血肉，惨淡经营，以构成此共和局面。而彼等乃舞文弄墨，显攫专制之权，归其掌握，更复何有国家？以上所举，犹不过其荦荦大者。

其他钳束行政，播弄私权，纰缪尚多，不胜枚举。如认此宪法为有效，则国家直已沦胥于少数暴民之手。如宪法布而群不认为有效，则祸变相寻，何堪逆计？恩远等触目惊心，实不忍坐视艰辛缔造之局，任令少数之人，倚法为奸，重召巨祸，欲作未雨之绸缪，应权利害之轻重，以常事与国会较，固国会重，以国会与国家较，则国家重。今日之国会，既不为国家计，是已自绝于人民，代表资格，当然不能存在。犹忆天坛草案初成，举国惶骇时，我大总统在鄂督任内，挈銜通电，力辟其非，至理名言，今犹颂声盈耳。议宪各员，具有天良，当能记忆，何竟变本加厉，一至于此。惟有仰恳大总统权宜轻重，毅然独断，如其不能改正，即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另行组织。俾议宪之局，得以早日改图，庶几共和政体，永得保障，奕世人民，重拜厚赐。恩远等忝膺疆寄，与国家休戚相关，兴亡之责，宁忍自后于匹夫？垂涕之言，伏祈鉴察！无任激切屏营之至！

呈文上的署名除了孟恩远外，还有督军团的其他代表，一共二十二人。另外此文还上呈给国务总理，通电全国。

督军团等了两天，见到没有批准下来，估计黎总统不肯同意，于是向总理告辞，陆续离开北京。到了天津，他们又在督军曹锟的军营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正好徐州张勋也有密电到达天津，邀请各军长一起到徐州。各军长又南下和张辫帅会晤，彼此商定密约之后，各自回去静待中央的消息。

隔了两天，他们收到黎总统的命令，罢免国务院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的职务，由外交部长伍廷芳暂时代理，陆军次长张士钰代理陆军部务。这好像一声晴天霹雳，响彻中原，各军长正准备和中央翻脸，质问是怎么回事时，忽然总统府发出了通电：

段总理任事以来，劳苦功高，深资倚畀，前因办事困难，历请辞职，叠经慰留，原冀宏济艰难，同支危局。乃日来阁员相继引退，政治莫由进行，该总理独力支持，贤劳可念。当国步阽危之日，未便令久任其难，本大总统特依约法第三十四条免去该总理本职，由外交总长暂行代理，俾息仔肩，徐图大用，一面敦劝东海出山，共膺重寄。其陆军总长一职，拟令王聘卿继任。执事等公忠体国，伟略匡时，仍冀内外一心，共图国是，本大总统有厚望焉！

这道电文颁发出来，各位军长都很意外，看到电文署名，除了黎总统外，还有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副署，大家更觉得惊讶。很快他们又接到了段祺瑞的通电话：“祺瑞辞职离开京城，暂时住在天津。只是调换总理的命令没有经过我的副署，将来地方和国家因为这个出事，祺瑞概不负责。”这份电报的意思明明就是想让外省督军质问中央，指责黎元洪违反条例。于是浙江巡阅使张勋首先拍电报说：“这道命令是伍廷芳的副署，不合法律。”

各省的军长也和张勋一样，陆续拍电报质问。张勋并不是和段祺瑞一派的人，他首先站出来驳斥黎元洪，无非是想看段祺瑞和黎元洪斗个你死我活，自己好坐收渔人之利。国会的议员也不得不提出质疑，伍廷芳只能依据《约法》和民国之前任免总理的先例，通电解释，并向国会答复。国会本来只是敷衍质问，根本没想穷追猛打，可各省的督军却不肯善罢甘休，非要黎总统收回成命。黎总统也不肯同意，将各省督军的电文放在一边，不理睬他们，并特派王实珍为京津一带临时警备总司令，江朝宗、陈光远为副司令，严加戒备。

正在大家内外争持不下的时候，突然接到宁夏护军使马福祥来电：“擒获伪皇帝吴生彦，即日正法。”这个吴生彦是甘肃的土匪头子，因羡慕皇帝的美称，所以集结数千人，骚扰甘肃蒙古边境，谎称自己是清室后裔达儿六吉，并把光绪、宣统两个年号凑在一起，自称为统绪

皇帝，封手下卢占魁为大帅，兴兵复辟帝制。不过他们都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马福祥的部队轻轻松松就将他们击垮了，伪皇帝和伪大帅都被活捉。袁世凯想当皇帝都没有成功，何况你们这几个毛贼呢？黎总统接到捷报，才放心了一些。

伍廷芳由黎元洪任命为临时总理，但是没有经过国会同意，再加上各省的督军都反对，伍廷芳心里也不踏实，多次向黎总统提出辞职。黎总统冥思苦想后，想出了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如果能请他上台，说不定能够凭借他的权威镇住局面，这个人就是刚任命的财政部长李经羲。

李经羲本来是李鸿章的侄子，已经很大年纪了，没有什么实权，但他是北洋军阀以前的长官，也许能镇压北洋军人，阻止祸乱发生。正好李经羲奉命来到天津，黎总统立即告知国会，打算任命李经羲为国务总理，请求同意。国会议员大多数站在黎总统一边，但手续上还是要投票表决。经过投票，结果不出所料，多数同意通过。黎总统立即下令，特任命李经羲为国务总理，接着便派委员前往天津，接李经羲来北京。但是李经羲却不肯答应，回信辞谢。黎总统又亲自写信劝说，李经羲还是没有给出准确的答复，不肯前往。弄得黎总统望眼欲穿，非常焦灼。

没想到督军团的手段更加厉害。民国六年五月二十九号，安徽省长倪嗣冲通电各省，宣告独立。电文上大概说：“一小群小人扰乱政局，国会议员乘机勾结，弄得国家动荡不安，政府基本是摆设。从今天开始，安徽省和中央脱离关系。”三十号这一天，倪嗣冲竟然扣押津浦铁路火车，运兵前往天津。之后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陕西督军陈树藩，河南督军赵倜、省长田文烈，浙江督军杨善德、省长齐耀珊，山东督军兼署省长张怀芝，黑龙江督军兼署省长毕桂芳、帮办军务许兰洲，直隶督军曹锟、省长朱家宝，福建督军李厚基，山西督军阎锡山，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绥远旅长王丕焕，第七师师长张敬尧，第八师师长李长泰等也异口同声宣布独立，以此来威胁中央。

此时苦口婆心的黎总统突然感到危机四伏，没法收拾。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没有兵权，也不能做什么。无奈之下，黎总统只好让秘书写了几千字劝告督军团。但是这帮督军手握重兵，气焰嚣张，岂是几句话就能挽回的？当下各省派官员到天津，设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推举雷震春为参谋总长，想建立临时政府，组织临时会议。风声一天紧过一天，黎总统寝食不安，孤立无援。这时安徽督军张勋递交呈文说，现在局势危险，劝黎总统不要固执，言语之中表示出愿意出面调停的意思。黎总统以为张勋是出于好意，巴不得求他帮忙。黎总统以为张勋是根救命稻草，却不想这个张勋是来帮倒忙的。

黎元洪致电询问李经羲，李经羲也建议张勋过来调停。黎总统便下令让张勋立即来北京商讨国事。张勋接到命令，满心欢喜，当天就启程前往。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察觉出局势不妙，猜想一定会发生大变故，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不久向院中请求辞职，各议员表决通过，同时改选吴景濂为议长。副议长陈国祥也提出辞职，却没得到通过，仍然留任。

另外参众两院议员中，那些想远离是非的人纷纷请辞，离开这个让人烦恼的地方，回去享福。最让人吃惊的是副总统冯国璋也通电参众两院，请求辞去中华民国副总统一职，同时

冯国璋还派人把委任书和印信送交两院，并通电中央和各省声明：时局危急，却没有办法补救，没脸坐这个位置。

黎总统收到来电，越来越着急，慌忙回电安慰挽留，又敦促安徽督军张勋和国务总理李经羲来京挽救危局。江西督军李纯热心地站出来调停，特地前往北京，希望能探听双方意见，尽力周旋。偏偏黎总统此时只认那辫子张大帅，天津各省的总参谋处也是作威作福，不让李纯瞎掺和，李督军因此白走了一趟，只好扫兴回去了。

六月七号，张勋带领五千精兵出发，八号到达天津。一下车，张勋便和李经羲秘密商议了很久，商讨调停的条件，即解散国会和撤销京津警备。黎元洪明知道这两项都不可行，但是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不得不依了其中一条，将王士珍、江朝宗、陈光远的警备总副司令撤销，然后回复张勋，表示国会不能解散。张勋却说：“要是不解散国会，调停是没有希望的，我也不便帮忙，只好回去了。”黎总统闻听张勋此言，又大吃了一惊。就在这个时候，驻京美国大使来了一件照会，上面说：

美国政府闻中国内江，极为忧虑，笃望即复归于和好，政治统一。中国对德宣战，抑或仍守与德绝交之现状，乃次要之事件。在中国最为必要者，乃维持继续其政治之实验，沿已得进步之途径，进求国家之发展。美国所以关心于中国政体及行政人物者，仅以中美友谊之关系，美国不得不助中国。但美国尤深切关心者，在中国之维持中央统一与单独负责之政府。是以美国今表示极诚恳之希望，愿中国为自己利益及世界利益计，立息党争。并愿所有党派与一切人民，共谋统一政府之再建，共保中国在世界各国中所应有之地位。但若内江不息，而欲占其以应得之地位，则必不可能也。

黎总统一看都是些套话，也没工夫看完，放下公文对伍廷芳说：“这是友邦的好意，但是目前危机四伏，几乎朝不保夕，伍兄有什么好的办法？”伍廷芳犹豫了一会儿，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只好敷衍说：“还是听总统的吧。”黎总统说：“张勋要求的两个条件，京津警备已经撤销了，可解散国会事关重大，不好执行，他偏偏要我们答应，你看怎么办？”廷芳说：“民国《约法》并没有解散国会的条件，怎么能依他呢？前段时间段总理被免职，可以根据《约法》来办，却遭到各省的督军反对，如果现在解散国会，是要被全国人民唾骂的。不如再派人和张勋商量一下，看能不能换个条件。”黎总统点点头表示同意。

当天，黎总统派人到天津去找张勋。过了一晚，那人就回来禀报，张勋的意思是非解散国会不可，限期三天，否则就无能为力，他只能回去了。随后，黎总统想召见伍廷芳和他商量，伍廷芳却推辞身体不舒服，只递上一份辞职书，而应召前来的几位国务员也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问他们问题，也是支支吾吾，敷衍了事。

时间一晃就是三天，张勋帅说的期限已经到了。黎总统再次召集国务员商量，大家都不肯说什么，把事情推到总统一个人身上，只有刚刚被免职的警备副司令、原步军统领江朝宗想乘机出风头，建议为了保全大局，可以暂时撤销国会，再作打算。黎总统捋来了捋胡须说：“廷芳为了上回副署一事，已经辞职了，总理这个位子有谁担当？如果要取消国会，也需要总理同意，各位部长有谁愿意担任？”各位部长纷纷推辞，黎总统无奈地说：“看来只有仰仗朝